

>地理

雾起澜沧江

□ 陶仁标

每年立冬至来年立春期间,澜沧江大峡谷滇西南云县段经常有晨雾缭绕,仿佛一条巨大的白龙盘旋于山谷之中,蜿蜒数百公里,南北两端则仿佛延伸到了天际。

但是实际上,很多人只是站在高处看风景,却忽略了孕育雾气的澜沧江,没有体会过起雾时那种心灵受到的洗涤。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醒来之后,我带着清醒的头脑来到江边,欣赏江雾的美。

天刚蒙蒙亮的时候,江上就起了雾。那雾气像是刚睡醒似的,慢慢从水里钻出来,带着一股潮气,沿着岸边的山岩往上爬。开始的时候只有几缕,风一吹就散开了,可是没过多久又聚成了一大片,大雾就是从江里升起来的!它跟着江水一起晃荡,有时被水流推着走,像一堵会自己移动的白墙;有时在江湾处打转,聚成一团团棉花的样子,开开合合,花开花落。

阳光穿过雾气洒在江面上,光线斑驳。雾中带着一点淡淡的金色,与

墨绿色的江水相映成趣。这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云朵,更像是江水自己呼出的气息,给峡谷披上了一层薄纱。这样一来不仅眼睛看得很舒服,心里也感到豁然开朗。后来问了当地的船老大才知道江雾是怎么形成的。澜沧江大峡谷云县段的雾其实是江水、峡谷以及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从立冬到立春,最冷的时候,峡谷里的昼夜温差很大——夜里很冷,空气干燥寒冷,而澜沧江的水由于江面下有深水流动调节着,温度比较稳定。等到早上冷空气撞到江面温暖的水汽,江水蒸发出来的湿气遇冷凝结成了细小的水珠。这些小水珠越来越多,就形成了朦胧的江雾。

光有温差还不行。江水昼夜不停地奔流,带动了大量的水汽,峡谷两侧陡峭的山壁宛如既慈祥又威严的父母,将这些水汽揽入怀中,不让它们被风吹走。正是“水汽不断供给、冷却凝结为雾、地形阻挡使雾停留”这一循环过程,

才使江上的雾不散去,成为壮丽的景象。老船工说:“这雾是江的魂,也是山谷在呼吸。”江雾之所以这么美,并非单一因素所致。没有澜沧江源源不断的活水,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水汽;如果峡谷白天黑夜温差并不大,水汽就无法变成雾;如果没有两边高耸的山拦住,雾早就被风吹散了。江水滋养了雾,峡谷庇护了雾,而雾反过来又给这片峡谷增添了最动人的风景。

美好的事物往往存在于彼此的相互依赖之中。澜沧江大峡谷中的江雾最直接地告诉我们,只有各司其职、各尽所能、互相依靠、相辅相成才能成就惊人的美丽。生命与生命的羁绊,如同江水和雾气,看似轻盈,实则深沉。

太阳慢慢升高,雾渐渐散去。中午十二点左右,峡谷里的江雾散了,江面也显现出来,墨绿的绸带仍然静静流淌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雾的根,永远扎在江水之中、峡谷之间,也生长在每一位欣赏过此美景的人心中。

>闲话

橘香如信

□ 苏阔涵

我对柑橘最早的记忆,来自一只沉默在父亲库房角落里的旧木箱。箱板灰褐,贴着发黄起皱的标签,印着弯弯曲曲的字母与数字。我总爱把鼻子凑近板缝,深深吸气。一股混合了陈木气息与清冽果香的、属于远方和海洋的气味,便丝丝缕缕地钻进鼻腔。父亲说,那是装“船来橘”的箱子,橘子早已没了,味道却像被海风腌渍过,留在了木头的纹理里。

父亲的水果铺子,开在滨海小城的老码头边。码头早已沉寂,只剩下锈迹斑斑的系船柱,枕着寂寞的涛声。船来橘,是他每年冬日一场郑重的期盼。

橘船抵港的日子没有定数,像一封地址模糊的挂号信,知道它会来,却猜不准时辰。那些天,父亲话变少,眉头锁着,不时走到铺子外,倚着门框朝海的方向瞭望。

消息终于像水渍般在码头区润开:“船到了。”那常是雾气未散的清早,或是夕阳将海水染成橘红的傍晚。父亲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,招呼力工,推着板车匆匆消失在蜿蜒下斜的石板路尽头。我央求跟去,他总不允:“乱得很,你就在家。”

几个小时后,父亲回来。板车上木箱摞得如山高,几乎挡住他整个人。箱子被小心卸在库房。父亲并不急着开箱,而是先用干布仔细擦净箱表面的水汽——那或许是海洋某个角落的晨雾。然后,他取来薄而锋利的撬杠,寻到箱盖缝隙,手腕沉稳地一压。

“喀啦”一声轻响,木盖开启。一股极其饱满、鲜润的芳香轰然涌出,盈满整个库房。那香气清冽,带着阳光晒透果皮的微辛,又隐隐裹挟着一缕穿越重洋的风涛气息。父亲深吸一口气,脸上露出近乎虔诚的满足。他取出最顶上的一只,放在掌心递给我。

那橘子表皮是明亮的橙红,细腻光滑如釉,或许还沾着一丝晶莹的海水汽。我剥开,橘皮油脂迸溅,香气愈发浓烈。掰一瓣入口,牙齿轻叩,丰沛的汁水炸裂开来。那股酸甜率真而热烈,毫无保留,仿佛将途经之地的所有阳光与海风,都酿在了这一口琼浆里。

父亲会将开箱的橘子分送左邻右舍。余下的,便整齐码放在铺子最显眼处,那馥郁的异香就是最好的招牌。孩子们循香而来,店铺里充满轻快的说话声。父亲微笑着,仔细为客人挑拣、过秤,用粗糙的手指将橘子轻轻放入纸袋,动作里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珍重。

橘子一箱箱卖出去,库房渐渐空荡,只剩最初那只旧箱子,依然立在墙角。新箱的香气日渐消散,唯有它身上那股沉静的气息,仿佛更深深地沁入了木髓。海上的季风转向,父亲又开始计算下一趟航期,瞭望下一次抵港。而那只旧木箱,像一个沉默的坐标。

许多年后,我离开了小城。老码头彻底沉寂,成了观光步道。超市货架上,一年四季堆满来自各地、品相完美的柑橘,它们被塑料膜包裹,整齐划一,香气温和得近乎拘谨。我再也没有尝到过那样一种橘子,它的滋味里,能听见撬杠开启木箱时“喀啦”的声响,能看见父亲消失在晨雾码头的身影,能感受到一整片海洋的颠簸与一片异域阳光的慷慨。

>往事

取暖

□ 周成芳

进入数九天,温度迅速降至个位数。我也跟冬眠的动物似的,整天畏手畏脚,坐在屋里不愿离开烤火炉,就算外出也是帽子围巾全副武装,夜晚睡觉前,铁定会提前打开电热毯。要是没有冬天该多好。我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句疯话。好友小木立刻回我:知足吧,和从前相比,现在的冬天好过多了。

从前的冬天是真的冷。清早走在上学的路上,尽管穿着棉裤棉鞋,双脚却冻得生疼。教室像是冷库,老师一边哈气一边讲课,我和小伙伴在台下不停跺脚。放学回家来不及放下书包,直接奔向灶台,恨不得变成一块木材。灶台也并非久留之地,木烟滚滚熏得人泪流满面。

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刻当属夜晚。母亲会烧一壶滚烫的开水,倒进输液瓶里捏紧盖子,用毛巾包紧提前放进被子里。我一钻进被窝,就像春天躺在阳光普照的沙滩上。我一会儿将暖瓶抱在胸前,一会儿让它贴紧我的手心、脖子、脸庞,直到全身暖暖的。可惬意的感觉持续不了多久,后半夜瓶里的水变凉,我只得将身子缩成一团。清晨,早起的母亲会提前帮我更换瓶子。我将新的暖瓶放在衣裤上来回滚动。磨蹭好一阵,才很不情愿地起床。想想又将在冰冷的教室里坐上一天,牙齿就开始打起架来。

有一年,从外地回来的小姨给我家送了一个铝制睡壶,保暖的时间比输液瓶久,最重要的是水不会溢出。母亲自然是不舍得自己用,她照例每天烧好水,灌满后将睡壶放进我的被窝里。

我上高中后,家里添置了烧蜂窝煤的炉子。一到冬天,父亲就买回一大堆蜂窝煤,整整齐齐地码在屋里。我一有空就坐在火炉旁,看着淡蓝色的火苗随风舞动,心生欢喜。我总爱弓着腰,恨不得将炉子抱在怀中。衣

袖、围巾、裤子被烧出破洞是常有的事。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有一次我身子离火苗太近,大腿竟然烤脱了一层皮,母亲说谁叫你烤“饿火”呢?

蜂窝煤前不能久坐,当煤燃到发白时需再加一块,得等上好一阵才能重见火苗。我没有耐心等待,趁母亲添煤时,一溜烟去了三奶奶家,她家的炉火烧得很旺。我上大学后每一个寒假,白天几乎都在她家的烤火炉旁度过。三奶奶会端出各种零食供我享用。有时到了饭点,她会在桌上多添一副碗筷。两年前那个飘着雪花的严冬,年过八旬的三奶奶住进了冰冷的土地里,眼下又到了寒冷的季节,她用什么方法取暖呢?

如今,蜂窝煤炉子已渐渐少见,取而代之的是方便环保的电烤火炉,即开即热,可自行调节温度,款式多样,大小不一。前些年我小舅专门给外婆购置了一个长方形的实木取暖器。外婆每天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,双脚搭在取暖器上,再盖上一块小毯子,我去看她时,也学着将脚搭在上面,直呼火力

不足,烤不上身。外婆乐呵呵地说已经可以了,不像往年那样僵脚僵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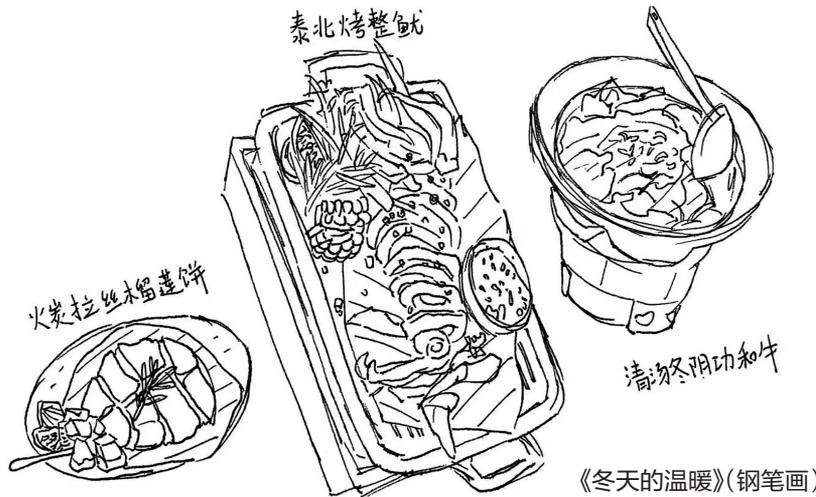
三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数九天,外婆走完了人生96个春秋。高龄老人去世,老家人称“喜丧”。小舅买了几大袋无烟煤,在外婆家的院坝里烧了好几堆火。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齐聚在火堆旁,送外婆最后一程。外婆离开院坝的那个清晨,炭火烧得很旺。

祖外婆的新家没有火炉,会不会冷啊?送走外婆回来,5岁的小侄儿突然傻傻地问了一句:“有你祖外公陪伴,肯定会温暖的。”母亲竟冒出一句诗意的话。

我突然想起早年的冬天,母亲每晚将暖水袋放进我的被窝里,自己却从来不使用,难道她不冷吗?

“你暖和了,我自然就不冷了!”母亲说这话时,正撩起衣袖在屋里做灌香肠,做腊肉,她似乎一年到头都有做不完的事。

我把烤火炉温度调到最高,仍感觉后背发凉。但脚不停、手不住的母亲却已汗流浹背。



《冬天的温暖》(钢笔画)
陈思灵 作